

列傳

南齊書
卷之五十一

第
二
號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王晏

蕭詵

蕭坦之

江祐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郎子大普曜祕書監晏

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

王撫軍板司獄隨府轉車騎督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主簿世

祖爲長史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

僚皆隨世鎮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

奉事軍旅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爲上征虜撫軍

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
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問
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疎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卽位轉長兼侍
中意任如舊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
喪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籍晏勢宦多歷通官晏
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晏起冠軍將軍
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
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
論朝事自豫章王凝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
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晏固
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
時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遷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
議謚上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
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
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救問之晏啓曰口_{智榮}清幹有餘然不
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
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
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崩遣人_人告
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卽位轉_武射中正如故隆
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
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
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
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侍中令
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

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
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頗
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
愈猜薄之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
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
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
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弄人請謂
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僉人鮮于文榮與晏子德元往
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啟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
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
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持操
階緣人乏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
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
所共指旣內愧於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病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輒辭
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
心力廼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
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
府令大息德元淵數亡命同惡相濟劍客成群弗謂凶惡遠播唇
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榮備告姦謀朕以
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
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
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
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蚪鬚爲戮況無君之心旣彰陵上之
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數

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詡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參軍詡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詡於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詡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勲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詡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詡口啟乞景真命太祖不悅詡懼而退世祖卽位出詡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營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詡在左右宿直上崩遣敕詡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詡詡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詡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詡及蕭坦之遙進乃得聞達詡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

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特進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惠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塹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

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兼隆內摠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覲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宣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旣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況疊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

云相不減高宗謹喜曰感卿意無謂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謹兄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誕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謹弟誅與誕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謹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謹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

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閣以勲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南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於官中及出後堂雜戲校獵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收討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謹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謹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顗遷都尉等謀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謹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

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祐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誅對直東府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祐誅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大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戶祐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祐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

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卽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素煮臠帳下謔暄暄曰且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命徵旨動祐祐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

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
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
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表文曠以王敬則
勲當封祐執不與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
祐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
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
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歆字偉卿
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
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祐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
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
平都縣侯千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祐衛將軍暄散騎
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
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所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
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
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
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
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見臆部伍人多不舉發事覺臆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特赦
在內嚴安有異遣信報祐曰劉臆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
許以鎮之耳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奏文牘以玉版則
書封祐執不與使文牘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
祐曰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
祭酒與異論豫用非錄北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

贊曰王德用與世其是之樂羊食千里京無賴王臨其類則歸晏
 望繼以知臺士也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矣所於也
 午收貴會辦書意與餘之知人廷前精瀝身死亦非無其事即平
 中以謝恩念其生平義早著於首同此合氣類也西晉張亮棄
 一夫謝曰朕之下受朕人之死無類於外也固天賦其德德在
 矣臣曰上朕朕身若亦坐視其部無恩賢之品有二三帝登之聖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江
學

何昌寓

謝濤

王恩遠

江斆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
著作郎爲太祖所殺斆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
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
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
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斆與晏賞留
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斆庶祖母王氏老疾

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敷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加寧朔將軍從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卽位敷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敷出繼從叔慤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從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傍無眷屬敷宜還本若不欲江慤絕後可以敷小兒繼慤爲孫尚書參議謂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

世祖遣信檢覈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啟上曰江敷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敷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爲朝貫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啟世祖曰江敷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是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常啟吾爲其臯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卽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

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倩
啟遵教令讓不受詔曰敦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
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潯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昌寓
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
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儀曹郎建
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夙素見重母老求
祿出爲湘東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
誅昌寓痛之至是啟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
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
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
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慙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

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
踟躕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閉無執戟之
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
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
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
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
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希
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
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
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
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
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寃寃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揚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二句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當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事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腸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沮元微未惇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于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

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引徵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瀹四兄颺朏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

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毋賂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劾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毋訴乃啟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齊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

詔竝廣論在郡稱爲美績毋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
林領丘入殿左右驚走報潘潘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
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卽位潘又屬疾不視事後上
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潘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從命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已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潘共載還
令省欲相撫悅潘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潘謂之
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
將軍兄肱在吳興論啟公齊稽晚潘輒代爲啟上見非其手迹被
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
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兄肱爲
吳興潘於征虜渚送別肱指潘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潘建武之初
事以長酣爲事與劉琨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
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肱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
禪靈寺勅潘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
歲父卒祖引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
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
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
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
備筭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
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
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
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
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

許之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
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叔邵陵王子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
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軍
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
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
太守沈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
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
晏爲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
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
本有學命不復以塵驥北集爲疑北集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
悽悽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
其一節臣果不能以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

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福

宋本

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

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
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
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
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摺辱自慙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
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昭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
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
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
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
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牀
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

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今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
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既
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
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
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鬻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
歷宦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
議兼著作與思遠竝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
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爲江州
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大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
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胥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

南齊書卷四十四

吳興太守顧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革之著作郎竝爲

子劭宋本作太祖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

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

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鞞爲治書御史蔡准所奏

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

軍安成宋本作武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

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

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尉諮議

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
還爲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
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
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
爲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
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
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此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
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曹令史陳
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
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
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欵牛首乃
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

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武等知齊
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
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蔭昌元年鑾散騎常侍前將軍
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登贊高宗入殿
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旣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
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
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
策勲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
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北虜動詔孝嗣
二卽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
領本州中正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
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

率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

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墻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文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卽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旣殷漕運艱澀聚

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澨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爲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舉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

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救麥救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卽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

祐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情遑惑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

淮有膽力領軍隸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

無用于戈理須少主出遊開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賢緣際會遂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必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戶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爲寧朔將軍

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褚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銜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夙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要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喜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卽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

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倚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遷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夏侯曇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械將吏白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械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鄞邑彪棄縣是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並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爲天子宮縣解爲太子宫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爲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鉞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真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

付東治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預至今
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
日而殄要璽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
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
赤奮等縣爲自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亦
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
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
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
暨縣爲劫所破令陸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
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隱職啟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
因承乏總任是尸消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
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口本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虜

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口

本諱

等緣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口

本諱

文季

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
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
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
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簞及彈
基簞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
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隆昌元年復爲
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
景雋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
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
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王晏常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
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

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給北漢書共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負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荅見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

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建武世嘗酒酣與謝瀹善缺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執昭略於城內昭略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唯民天足食足兵民之信矣屯田之略實重

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
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塹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
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
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
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
經歲引日凌風浮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水
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
戍南濱屯農水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
待敵宋孝祠當蹙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
動斯議殆爲空陳情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
昭爲舟等溺在運同消

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遙光
遙昌

遙欣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兄
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
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
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
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
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

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
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
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卽位以永陽王子琨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
琨字雲璈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
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
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
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
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
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
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雙疾太祖謂不堪奉 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

乃以遙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 太子洗馬轉中書郎豫章
內史不拜高宗轉政遙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
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
軍如故又除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鸞林又除冠軍將軍南
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除並不拜是時
高宗欲卽位誅賞諸事唯遙光共謀議建元元年以爲待節都督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遙
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憶車鼓吹
遙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
賢門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以親
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
泰元年卽本位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漸

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
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
光既輔政見少主卽位潛與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
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詔令使遙欣便星速急下
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既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
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
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平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
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荆州衆送者甚盛帝誅江祏後
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謂遙光慮見殺八月十
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
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永劉渢及諸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
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因尚方取仗又召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

言便至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焚燒城門公但乘輦隨後
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輦處分
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有變至日
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從之數較然有徵于紀亂常刑茲
罔赦爾遙光宗室庸才行鄙薄縋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
恩加猶子禮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闔隍爽閭
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
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京畿自古
巨豐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
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相
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
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

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奔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見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遙光未敗一夕城內皆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檟殺之劉渢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內人渢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濂事渢亦謹詔斂葬遙光屍原其諸子追

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賢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兖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兖州刺史仍爲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開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四年進轉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書丞興元元年除
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
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縣城公千五百戶未之鎮徙督豫
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
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
朱還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上勞宏
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旣殊遠
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
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
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王廢立有其例
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上與先武
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

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通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

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

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

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藩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

之戒古人所戒然于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

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

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

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

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宋齊美無豈

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

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

朕來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

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
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成
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
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
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
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
微子而輔之苟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
城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年卒
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
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
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爲祕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

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卽位遷
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
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
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
明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
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
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
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賜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
泣設祭于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
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
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

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暉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暉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宵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虞寶暉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實暉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暉在城內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暉爲太常寶暉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昨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藩元託繼胤貞興子孫竝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南齊書卷四十六

藝文四庫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字伯喬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爲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

就出爲晉平太守至郡基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旣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

不與令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旣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脩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與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

不見屈於澠池元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
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
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歸無以
貽離故薦貧者之贈李潁川人豫章王嶷爲荊州時平獻書令減
損奢麗豫章王優教謝答尚書令王儉儉當正德本平又與儉書曰足下
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
紀啟隨王子隆請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
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
止足矣吳興郡隱所在心願爲之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
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五謚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
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
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
儉浩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

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
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道亦抗直著三吳決錄
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
夏王義恭迎至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
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
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
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吳郡太
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宋本諱
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大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

至於名族不著晉書

宋本

號謚事宜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

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
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臣贊庸元吏或以勲
崇或由姓表故孔惲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
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寅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
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
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禁欽遂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
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曰
朝堂寧虧於名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
軌啟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撫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
奮鐸以警眾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儼之
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

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眾儀曹郎任昉議據取證明之文僞之

卽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

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

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

乃敬恭之深意

何情典

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

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不安卽事則習

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惠脚世祖敕王晏曰慈

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

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

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

妃慈女也以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

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

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謚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父興宗征西儀同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從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閣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劔於省卧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高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屢屢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卽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羣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

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暉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疑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土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以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

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

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

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

常輕此雜本作卿下微此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可輕人生何

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

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

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

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

遣左右軍景儁以事請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

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

用爲侍中以形短少止出爲輔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惠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一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卽啟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餽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

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誼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關愚惑元懿今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詆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

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卽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土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迫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施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

可疾責誠存不垣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實簡則稍自歸淳矣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旣嚴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調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

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殫盡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檐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

北雍本
多知附

循餘弊誠宜改張

公元懿今啟敢陳管見世祖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兗二州事籤典諮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爲

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詒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士人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竝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基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任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

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卽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儼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竝第二品赤松思遠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

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襲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賄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乃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思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領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脩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儉狃孔

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安

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

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欲北齊本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

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賊罪百萬棄

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天根孤地危

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

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

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已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業觀進知

止慧曉貞亮新焉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終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竝台輔僧達答
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
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
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
參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世祖求
自試曰臣聞春庠秋蟬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
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
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襪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慙而

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食及明時展悉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舍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宋本自見作是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望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言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功有不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遺竄燭幽去米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恕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橐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

承衣請朔陛下移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責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言收指担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嘯或能自推一令葛黜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痼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因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禱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待銷闕北畏勅蠕西逼南胡民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李弼離待銷闕北畏勅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偽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覲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二天向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

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國上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
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邦姓直勒渴侯台鼎則
丘頴荀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
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
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
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氍毹爲帷牀馳射爲糗糧冠方帽則
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飄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宋本節其損讓
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蹶躅困而不能前已及夫
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腎於桑墟別
醢乳於冀俗聽韶雅如隴噴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
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悞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
抽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

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
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
藏之外籙於理有愜卽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
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啟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
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
曰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宋本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
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十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
旣緇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
腴旣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
文則升中之典攸罔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
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頽絕反至道於
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鑒飲耕

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靈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
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前拂塵蒙雲飾光價
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
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鈇驚樂陳涓瑤竊習戰陣攻守之
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
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
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靺鞨舞南辯傳歌羗焚
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懃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
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
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
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如泣吞悲傾耳戴日翹心仁政延首王
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

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爨先邁式
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
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
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增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
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
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
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山蘇本遊幸輒觀視焉九年上幸芳林園襖
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
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并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
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
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

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令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躋弁曰王主客何爲慙慙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旂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與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

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眚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吳罷之晨優游肝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實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衆鵠困獸斯驚終竝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糧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坐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卽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

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欵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述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僉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諷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各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讐但

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冠衣謂無覺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卽因啟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僉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背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啻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毀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忤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

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戍
實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効若事
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
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
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
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
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
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
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
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

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賤辭子隆

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

臯壤摧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

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衰採一介搜揚小善捨末場圃奉筆苑園東泛宋本三江西浮七澤契

闕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

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末運波臣自蕩渤

澥方春旋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事輕舟反泝弭影獨留白雲

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侍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

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

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不當不見許高宗輔政

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詰除祕書丞
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
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
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
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
中書並三表詔荅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
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
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
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
表不異例旣加此謂都自非疑朓又啟讓上優荅不許朓善草隸
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
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

惑與弟祏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
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
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朓欲以爲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
渢所言不肯荅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卽以祏等
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
朓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啟誅朓曰謝朓資性險
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
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官
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旣著其棄
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啟事如此朓資
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
日夜縱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已功素

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
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
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清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
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
收朏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朏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朏妻常懷刀
欲報朏朏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朏曰卿人地之美無
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朏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
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
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
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
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官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
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實誼終軍
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
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倫字咸亮未聞凌鏡爾著遂復喬傳風塵亦感朱紫詎能初政
開覽賢巧言利口見醜而志消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
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滂
收此下獄死時年二十六兆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兆妻
次報兆兆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兆曰卿人地之
乘此賊且恨今日利子寡妻兆臨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
而死

鄧牧魯鳳嶺長留離離

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定中原

贊曰元昊賊州縣掠劫來戰并復其故高宗故業以爾立

之張亞平

存保境王融生遇承明軍國寧息以文敵才

具則夫豈國難哉指人爲難而立此立事言錄其賈誼錄

南齊書卷四十八

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覲武陵太守彖少
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
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闕顗
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顗尸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
微服潛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
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祭外舅征西將軍蔡
興宗竝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爲廬陵內

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末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

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饒盛靈

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曰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於矢政絳侯慨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蒲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元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遂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祭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殯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愼罰之典敕臣與公

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直受成規創立條
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
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
筆始就成立律文三十卷錄序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
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
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積細
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
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冤猶結於獄
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
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
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
曠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之利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
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人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
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
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
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
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
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習子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身良以居
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
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
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
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

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雅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摧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鳴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逮竿弘之以大度處之以盡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積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罔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

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雷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鼎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

歷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
載於斯昔歲蟻壤壞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曰費
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貴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
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
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令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
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一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
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哉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
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
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汾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
以奪其菟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
使神如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

而愛音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
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
旣慙慙臣之言和亦慙慙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
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
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
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
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
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
輦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

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勗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奏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

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絕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壘之召繪言事使爲表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彌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補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翰高宗卽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啟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爲寧朔將軍

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俊之亡朝議贈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城南兖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知北齊本弟瑱字作訓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部郎先繪卒世並爲第一官至吏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

御民之羈絆端簡爲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

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

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士所是卽爲成用張弛

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

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平失有罪抱木牢戶未

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府申枉理讞急不

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日務萌始以情矜過曾

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讐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

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爲利孰遠故永明定

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爲令貴在必行而惡其

舛雜也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爲情稚珪夷遠奏諫

能兵士章機悟立行砥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終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王奐

從弟續

張冲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
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
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
郎元徽元年爲晉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
復出爲晉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
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
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
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

蘓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啟聞晏叩頭曰王
與脩謹保無異志受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
守秩中二千石將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左將軍
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
虜將軍臨川王顓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與一歲三遷上
表固讓南蠻曰今八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
邊民樂業有司脩份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
兼日者戎燼之後設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蘓今復割撤
大府制置偏校崇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旣分
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
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世祖卽位徵右僕射仍轉
使持節監湘州軍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

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與無學術以
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
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與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
侍領軍將軍與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
謂與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欸爾也王
儉卒上用與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與不能相推荅
上曰柳世隆有希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上謂王晏曰與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務
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縑縷送
袴褶三千具令與分賦之十一年與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
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

與啟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與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與慮所啟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啟稱自經死止今體傷健蒼黥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與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與祖啟聞以啟呈與與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十年九月十八日與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卽牒啟與不問興祖後執錄與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與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與意乃可與第三息彪隨與在州凡州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與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于食者皆大利

興祖大呌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與治等與祖曰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與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膊烏黥陰下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嗟苦望下旣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尋經敕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執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仗五百人收與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與子彪素凶剽與不能制女壻殷懼禍謂與曰曹呂今來旣不見真敕恐爲奸變政宜錄取馳啟聞耳與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

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臺使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與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獻皆伏誅詔曰逆賊王與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惡貽殃鄉伍敢棄不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一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與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奏聞朕察與愚詐詔送興祖還都并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

自非犯官兼預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有殷獻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獻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啟孝武救之得免獻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獻歛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與爲雍州啟獻爲府長史獻族父恒字昭度與獻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並有古風以是見重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又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理病比更無橫病恒因愚習憊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與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與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

女竝長且與又出繼前代或當有淮可特不離絕與從弟續
續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
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續經年乃受文景封江安侯續襲其
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
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
祖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遷續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
可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
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續教爲有司所奏
續坐白衣領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
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
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
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

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
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
子續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
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
榮之

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胤小名
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荅曰梨是百果
之宗查何敕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
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脰凍斷者十七八冲
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
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
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

軍輔國將軍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爲南頓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尋馬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遣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卽位以晉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沖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卽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濫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上慮寇未已徙沖

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卽位出爲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遷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實還都以沖爲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詎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

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陰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

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旣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以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沖及僧房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爲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奐誠在
靡貳迹允嚴科張沖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
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十紀覆此胄華張壘窮守死如亂
麻爲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卷五十

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主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官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
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
十年爲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卽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
元年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
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
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吏部郎中周定稚邑天子置畿內之民
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

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
鄧州刺史永泰元年遷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卽位進
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
都督南徐兖二州軍事
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
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
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
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
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
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
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
玄投逃奔數日乃出帝
入後堂以步部裏之令羣小數十人鳴

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
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
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兖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
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
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貨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爲
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東昏卽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鄧州
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
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

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帝帝迎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王改封寶寅爲鄱陽王中興土年謀反誅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爲侍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一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楊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附焉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髯也

贊曰文惠二王子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